



月光城 散文

劊猪匠石

冯渊

我有个学长叫何久盈。他每次都考第一，不管什么学科，他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。石结强却说，何久盈是个孬子。

何以见得？
石结强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何久盈家养了一头猪，从年头喂到年尾，喂得特别壮实。腊月杀年猪，他爹娘将猪赶到杀猪店，一路走一路哭，爹在前面哭，娘在后面哭，何久盈跟在旁边哭。

“喂猪就是杀肉的。养它为啥？猪也哭，人也哭，一家孬子。”石结强恨铁不成钢，扳着指头数落何久盈，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我，而是那头猪和舍不得猪的何久盈一家。

我眼前是何久盈一家哗哗流淌的泪水，他们有这么粗的手，却有这么柔软的心肠。

石结强的父亲是乡里的劊猪匠。长身大个，很瘦。请他劊猪的人家好酒好菜招待，吃饱喝足，他红脸红手走出来，像一棵红椿。猪从圈里捉出来，他扑通一声跪到猪身上，像红椿被雷劈了一样干脆。帮忙的劳力捺住猪头和前腿，他用膝盖顶着猪肚子，一手捏住后腿，一手抽出那只银亮的手术刀。刀柄细长，刀口桃形。他先将刀衔在嘴里，薄薄的嘴唇和薄薄的刀片贴得那么近，每次我都担心猪一拱刀子就扎破了他的嘴。一次都没有，他齙着牙，牙齿和刀都闪着光。

劊猪匠腾出的那只手摸摸索索，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就从嘴里拔出刀，轻轻刺开皮肤，伸进细瘦的指头，两三分钟就掏出圆圆的两粒肉。

再用墨墨黑的锅灰涂在伤口上，收起膝盖，两手一松，猪就像箭一样射出去了。

从猪身上取出来的东西，四旺、结强扑过去抢，他们说烧着吃最香，大补。

我妈说，永伢最没用，盯在旁边看了半天，连一只猪卵子都摸不到。

我不要，给我也不要。看了猪这样哭嚎，什么美味吃了都不香。

我害怕听到哭声。村子里很少有人会大声哭，就是有老奶奶爹爹去世，那也是有规矩的哭，哀哀的歌唱一样，诉说着逝者生前往事。

只有小孩子会放声大哭，嚎叫着，嗓门全放开来。如果他是耍一颗糖，刚刚拉开嗓门准备长号，拿到糖就迅速收住了，让人听上去若有所失。有时候他是调皮，譬如打碎了家里的热水瓶这种大件，大人生起气来，操起手边的东西就

打，一木棒或者一竹棍。痛得嗷嗷叫，就嚎。

猪的哭嚎是那样粗豪泼辣，又那样哀苦无告。谁会听了一头猪的哀嚎而不杀它，不劊它呢？一头猪在猪圈里睡觉，或者在院子的桃树下散步，突然，劊猪匠石师傅来了，怀里藏着刀。一群人围上来，猪束手就擒。

猪的四肢被人捆着压迫着，动弹不得，张着大嘴岔子，露出难看的牙齿，舌头都耷拉下来了。我看到猪这样，就想起自己掉在水里被水憋住的样子。人总有无可奈何的时候。手脚被别人困住太可怜了，就算没有困住手脚，也有许多时候想大声哭叫却不能哭出声音来。

我见过大人被田里尖利的石块扎破了脚心，犁铧割破了腿肚子、扛水车时扭伤了腰，他们痛得齙牙咧嘴，骂着脏话，就是不掉眼泪。我就从未在村子里看到一个男人大声哭叫过。哭叫的声音刻在他们腮帮子上，时间久了，腮帮子上就有了一道道刀痕。

劊猪匠石师傅的脸上没有刀痕，跟红椿树皮一样光，像塑料一样看不到血脉。不喝酒时煞白，喝酒后通红。他是那么高，那么瘦，站在人堆里，像一个外乡人。

石师傅是受人尊重的，除了专门养老母猪的人家，没有人不求他办事。猪不劊，公的会长出粗硬的长毛，野猪一样长嘴利牙；母的会一窝一窝生崽，迅速衰老，肉卖不上价钱。

这事在石师傅手里只是几分钟的活，却非他不可。他也靠这个手艺养家糊口，生下了石结强。

剃头的长松想兼职劊猪赚点外快。他怀揣剃刀，一直用心看石师傅干活，偷了手艺，盯上了扎匠陈师傅家新捉的两头小秧猪，三番四次求他，说，让我试试，成了，我手头就活泛了。扎匠是他姐夫，抹不开面子，只得将小秧猪贡献出来给他练手。锋利的剃刀刺开薄薄的皮肤，长松拿捏得当，也真取出了两只猪卵，还提前从医疗室讨来碘酒，给伤口消毒。另一头是母猪，要切开肚子。横刀的剃头刀不比竖刀的劊猪刀，豁开大口子，母猪嚎叫了半天，啥也没掏出来。郎舅俩不敢去请石师傅，从人碗里夺食，总是不好的。长松也不会缝合，可怜一只小母猪，伤口感染，不久死掉了。

从那以后，没有人觊觎石师傅的地位。

石师傅赚到了钱，还是不太开心的样子。他那么高的个

子，只在劊猪时才显得大手大脚，平日常看到他，皱缩在一起，仔细瞧，也没见他胳膊腿蜷曲着。我猜，是不是他做的事，让太多的猪伤心了，这些伤心，最后像灰尘一样，落在他身上、脸上，才让他的身体不舒展，才让他的脸缺乏血色。那些大人的脸虽然粗糙，但有血有肉；他只有一层哑光的皮革。

石结强一点不像他劊猪的父亲，他的脸是面团，又白皙又圆润，腮尖上还有恰到好处的鲜红。他短手短脚，笑咪咪的，跟秋天坟头上熟透的南瓜一样一样的。

我也没见石结强哭过。劊猪匠就他一个孩子，不像村里其他人家姐妹兄弟四五个，喝口水都要抢。他要吃糖，便有糖吃。他就是打碎了铁锅，大人也只是说，再买一只。直到三年级，他放学回家还要趴在妈妈怀里吃一会奶。他的衣服永远干干净净，头发上还有淡淡的花露水味。但是，我不喜欢他，自从他说何久盈的坏话之后。并不是我喜欢猪，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任何东西哀嚎，大声哭叫，一定是太痛苦太难受了。

我看到大人杀鸡宰鹅，一刀下去，眼都不眨一下，他们念叨，鸡啊鸭啊你別怪，你是阳间一道菜。好吧。但是牛呢，牛总不是一道菜，它拉了一辈子犁，老了，村里人将它四只脚绑在粗大的树杠子上，牛动弹不得，眼里一个劲滚下泪水。石结强说，这老畜生害怕了呢。然后，劊猪匠明晃晃一刀下去，牛的鲜血喷了他一脖子。大家都笑，都在盼着分到老牛的一块肉。

这时我就想起了何久盈一家，想起他们跟着一头猪一路嚎啕大哭的样子。我站在这头抽搐的老牛身边，又一次感到自己被憋在深深的水塘里。村里一些大婶会跑到村外的坟地上大哭，在喧闹的人群里，没有人会大声哭泣。哭，要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青草和风，它们不笑，不说，会安静地聆听人的悲哀。

有好一阵子，我都在想，人要痛到什么时候才哭。我将手指放在月季花的刺上故意扎破，指肚流出了殷红的血，很痛，但我根本不想哭。我敲碎冰块，脱掉棉袜将赤脚放在水里，脚被咬了一样痛，我忍受着，最后脚麻木了，就是不想哭。

看到老牛的眼里滚出了大滴大滴的泪珠，我突然想哭了。我特别想跟着何久盈一家，和他们一起放声大哭。我摸摸自己的手脚，没有哪个地

方痛，原来，是胸口在痛。没有人给我一拳，是我自己沉到了深深的水里。

有一天放学，因为做值日的事，我和石结强打了起来。这个星期我已经做过一回，他偏要我再做一次。“为什么？”“我就是想让你再做一次。”我推了他一把，他个子比我矮，但敦实，他身子一歪，飞快地伸手拽住我挂在书包上的算盘。

我的算盘是爷爷给的，一把厚实的、用了几十年的大算盘，中间几排算盘珠油润发亮。石结强倒下去之前使劲抓住算盘框，算盘框被他抓散架了。算盘珠就骨碌碌滚到地上去。

这是爷爷做村里会计用的算盘，这是比开水瓶还要值钱的物件。我给家里闯了大祸。我心里着急，胸口有点痛，但不是想哭的感觉。我突然无师自通地破口大骂。石结强听了满脸通红。他没有还手，没有还口，抱起书包就跑了。

我带着算盘框和零散的算盘珠回家，爷爷并没有生气，他拿起小铁锤，用细小的铁钉，三下两下就修好了。我跟爷爷说算盘是石结强扯坏的，还把我骂他的话和盘托出。爷爷突然虎起脸，小孩子，净胡说！

爷爷突然严厉起来的语气，让我突然觉得那句话沉重得有如一个霹雳，我原本并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是从大人咬耳朵的话里听来的，我想起他们咬耳朵时的神色，切切察察，急促紧张，仿佛传递着什么惊天秘密。这个他们背后传递着，遮掩着，从来没有捅破的秘密，这个一直深深埋藏的霹雳，在我急怒之下冲口而出——

石结强，你是个野种！

霹雳点燃了，炸响了，要出大事了。

我战战兢兢了一个星期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猜，或许石结强回家什么也没说，他把炸雷憋在了深深的水塘里。

